

人生变奏曲之一



Spring Song

春之声

韩莹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 生 变 奏 曲 之 一



Spring Song

春之声

韩莹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之声：人生变奏曲之一 / 韩莹子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9

ISBN978-7-5059-6023-7

I.春… II.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9714号

书 名	春之声——人生变奏曲之一
作 者	韩莹子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23-7
定 价	22.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剖 白

斐斐固然对我一片情深,但是,那时我们都很幼稚、纯真,我很不切合实际,总想有惊天动地的事业,有辉煌的成就,以至让斐斐终身遗憾。近来她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地道话:我真的没有那个命,都怪当时错过了机会。

霞,我们曾经巧遇,她将一生所有的真情给予了我,她为我而放弃了高考的机会,但是……最终我们只有一份深深的遗憾,使我曾为生活悲戚,让她为生活饮泣。与她的结合,只是当时和后来的想像,真实情况将在《赤裸——人生变奏曲之二》中剖白。



目 录

- 一、张其芬不解地望着陈烽，目光娇憨，右手紧紧地按住书包：
你想打劫吗？我会大声呼救的哟 / 1
- 二、卢明牙齿打着战，向她挤过去，……丘琼一阵慌乱 / 12
- 三、柳蔚林说着，早又将一只手插进额前的头发里，那一缕缕
弯曲的头发极不情愿地顺着他的指缝往外流 / 22
- 四、斐斐倒被他一声喊吓了一大跳……只见张其芬将头伸出
来，两眼惊诧地朝这边望着 / 27
- 五、陈烽说着，笑着，摇着头，只将胳膊轻轻地一甩，斐斐便有
些立不稳，身子一斜，“扑”地一下跌进河里去 / 43
- 六、他那幼稚的身心搁不住某种莫名东西的折磨，自然情已不
能自己，郁情于中，一时不能自抑，自然要发之于外 / 62
- 七、两颗形状一样的，同样是血的肉的柔软的心贴得很紧，后
来沉睡了……确乎舒展了过去曾有过的每一个微小的皱
褶 / 69
- 八、她想着，她此刻猝然忌妒起世界上一切好听的姑娘的名字
来，便连妹妹。哈，多么微妙的少女的心理 / 76
- 九、陈烽尴尬地对斐斐笑了笑。他也看见她在笑 / 96



- 十、卢明折过身，看着她那张俏丽而又有着极度痛苦和殷切期望的惨白面颊，轻轻地极不自然地笑了笑，安慰说：丘琼……请你保重……多保重 / 95
- 十一、她的心碎了，她失望了，彻底失望了。……她只觉得顷刻天旋地转，身体与灵魂一起徐徐上升 / 102
- 十二、他此刻也很难说清自己内心的矛盾，只是把两束火一样的目光从眼中射出来，去贪婪地舔着她那张流着血的脸 / 104
- 十三、呸，好个该死的家伙，自个儿心思在那边，成天与人家鬼混在一起，这会儿却又来赖我 / 108
- 十四、一个下流女人，都能够如此牵连你的心，可是呢，有一个人醉心于你，你却偏偏的不理睬，这却是什么道理 / 117
- 十五、过去即是历史，我想，还是将它埋葬得不留痕迹的好 / 126
- 十六、在这个世界上，我纵然遭受了不幸和摧残，但是，我并不感觉孤独，同时竟感到有一种莫大的幸福 / 134
- 十七、丘琼揪住了他的脖子说：你这人确实实没有良心 / 143
- 十八、似乎上帝独是给了他一张惯能理论的嘴，而没有给他一颗思索的心和一双做事的手 / 149
- 十九、她突然感觉到有一种一般人在人们面前被突然而无情地揭穿了自己的短处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窘况来 / 156
- 二十、张其芬嗔怪地注视着表哥，身子依旧是软软地躺着，一动也不动 / 164
- 二十一、她只是把一双看上去十分漂亮的黑白分明的毫不掩



- 饰的眼睛在陈烽的那张发烫的脸上和晃动的身体上溜来转去的 / 174
- 二十二、陈烽发现她的表情很异常，一双还没有来得及学会掩饰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居然是如此的大胆和动人。它毫无掩饰地暴露了内心的一切 / 194
- 二十三、颖走了，她却给陈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 205
- 二十四、她说：但是我——我不希望你飞跑了。斐斐说着，给他一个蕴藉调皮的微笑 / 209
- 二十五、他那一对肩头高高地耸着，在微雨中晃动，蹒跚着消失了 / 216
- 二十六、婶子指着他的鼻子尖，竟破口骂起来：……爹娘是瞎养了你！如此没有良心！不知三纲五常！不要传宗接代 / 218
- 二十七、这种能够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一下子把张其荃唤醒了，使他从一个沉默的男人倏然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的男人 / 224
- 二十八、莉莉光着身子，坐在地上，心里一阵空虚，一时觉得失落了很多很多 / 227
- 二十九、莉莉坐在床边，拉住张其荃的手，抚摸着 he 受伤的手腕，竟泪流不止 / 229
- 三十、于是，她又展开纸，拿起笔，写完一看，甚觉好笑，原来是首民歌《摘石榴》 / 231
- 三十一、斐斐在他怀里静立了一会儿，突然瞪了他一眼，挣脱了身体，抓起一把雪，狠狠地向陈烽的脸上掷过去 / 233



三十二、是的，人大，心也大了。不是么？看她与烽儿那孩子的模样儿，早都粘了边儿了 / 238

三十三、丘琼提醒他：病体才好，别糟蹋身子 / 241

三十四、颖满面惭愧，尴尬地立在一边，默然无语，脸上一涨一涨地将要渗出血来 / 244

三十五、哦，阳光，你是无私的，你与此同时也照到那个遥远的地方了吗 / 249

三十六、她这时发现陈烽正两眼火辣辣地盯着自己，从没这样大胆放肆过 / 251

三十七、斐斐这时突然喊道：要找，非要找表哥那样的 / 257

三十八、斐斐忽然想，这幅画面不正是自己吗！不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吗 / 260

三十九、衣物就像缥缈的天幕。天幕一次次滑落。苍穹下坠，天地合一 / 265

四十、丘琼却丢下孩子，悄然失踪了 / 269

四十一、此刻旻儿的心里，竟是油盐酱醋倒在了一处似的，酸甜苦辣一时说不上来什么味儿 / 273

四十二、她狠狠地瞪了陈烽一眼，嚷道：什么都不用说，就知道你不喜欢我！继而冲出门去 / 274

四十三、英子却笑道：小哥哥，是要放识相些，好好地表示表示，二位老人一高兴，你就可以与霞姐接近了 / 281

四十四、斐斐把两只明亮的眼睛将信将疑地望着陈烽，侧着身子随在陈烽的身旁，一步步地走回家来 / 286

四十五、霞一手接住了画夹子，另一只手方才缓缓地放了他的衣角。既然有画夹子在，想你是飞不走的 / 290



四十六、英子拖着一种腔调做作道：哎呀！我的天！是谁还看不出矛头来！其实你们早都作了一堆了也 / 292

四十七、只见霞轻轻地合起画夹子，就将画夹子紧紧地贴在胸前，喃喃地道：这……不是你的错 / 295

四十八、他想：人，不能歧视人，也不能被人歧视。人，要自尊，更要尊重别人 / 298

四十九、姐姐似乎看出了什么矛头，她就慌慌忙忙地跑到母亲的面前，轻声道：娘，我看，这姑娘，莫不是来抢新房的吧 / 301



一、张其芬不解地望着陈烽，目光娇憨， 右手紧紧地按住书包：你想打劫吗？ 我会大声呼救的哟

有淮北，何必忆江南。试看春秋呈美景，自有朝夕日月现。水土空汗漫。

——《忆江南》

一场绵绵的小雨已过，大地浴满阳光，仿佛有一些浅淡的银灰色、透明的云彩在这里或那里缓缓地游荡，它们时浓时淡的颜色微微衬托出地平线一带明朗而湛蓝的天空。一只银灰色的老鹰刹地从林中窜出来，它疯狂但徒劳无益地拍打着修俊的翅膀，追逐着一只惶恐可怜的受伤小鸟。小鸟奋力地抖动着弱小的双翼，在仓皇地逃着命。太阳光照在它们的膀尖上，一闪一闪地耀着白光。“叭啾——”小鸟发出一声惨叫，忽然将纤小的身体一抖，垂直向苍穹射了去。老鹰贪婪地动了动它那钩状的嘴，敏锐的圆眼睛焕着绿色的光，向外突出着，它忘形地将利爪试着抓了几抓，然后放平了身体，一动不动地伸展着翅膀，狡黠地将头斜伸着，狰狞地盯视着捕获对象，有如放在平地上的一个静物，稳稳地站立在空气里。终于，小鸟飞至一定的高度，陡然收紧了翅膀，将头向下，尾指苍穹，急剧地坠落下来。与其说它被老鹰追捕，因恐怖而丧命，不如说它不愿将自己的灵魂——倘若它果然有灵魂的话——与肉体一齐毁灭在鹰爪之下。老鹰丧气地收回它那弹出去的



利嘴，倏地把身体随着“微小的亡物”俯冲下去，在草梢上打了几个旋，然后无可奈何地，毕竟是徒劳无益地拍了拍双翅，在各种花草织成的彩色背景上，像一道白光似的最后一闪，便消失了。老鹰不见了，被深远的草原所淹没。

不要说草丛中还有一些胆小拘谨、逗人发笑的雉鸡，就是树林中，就更有无数叫不上名儿的各色鸟虫了。它们不知疲乏地鸣啭着，竞赛似的一声更比一声高，一声更比一声嘹亮。时而有一只或几只鸟儿，因为伙伴不静听自己的歌喉，它便会十分生气地“叽叽”连骂几声，继而赌气似的一展翅飞出林去。于是，伙伴们便会发出一阵“咯咯”的嘲笑声。

槐树亭亭的树干直指天穹，幼时的尖刺不知什么时候已悄悄地隐藏在褐色的皮层，惟留一些铜钱似的并不规则的不大明显的痕迹。它们坚强不屈像天幕般展开着各自铺张的多节的缀满了混乱的单数羽状复叶的枝丫，在明静的碧落中，映出了整齐的堆状的优美轮廓线。它们无情地将阳光筛得稀碎，太阳的光柱打着折，几经周折才终于落到地面，然而形影依稀，斑驳陆离。树下花花点点地生满了多种杂草，有开黄花的山根菜，有开白花的点地梅，有肉质本心的马齿苋、猫儿眼，有如孩子般闪动着天真大眼睛的鸭跖草，还有小菜似的车前草，有藤状的何首乌、白首乌、山野豌豆。有多刺的将军草、曲曲菜，又有多情的拉拉蔓、野蔷薇——假如你一不小心碰着它，它便会死死地拉住你，决不轻而易举地放你走开去，这便是它多情的表示。草地上偶尔呈现出一些平坦光滑的泥地，这是放牛娃们玩溜子与地珠所留下的印记——虽然它也坐过一些成熟闲散的人们。间或还有一些树干被人伐去后留下的高出地面的树根，那却是极好的天然凳。树林外边的草地上，印着不少缓缓蠕动的黄牛的身影。间或，还会有几声煞脆的鞭声从林间飞起，撼动与搅乱了静美的空间。

这个树林东西长长地拖去，但被三四条小溪陡然切断。涓涓的细水从南流来，宛如一条条透明的玻璃带子，飘流到林子北沿的小河去。



啊，多美的所在，静谧而喧闹的树林。一阵鸟声喧哗尚未稍停，接连便响起孩子们“啊——啊——！”的喝牛声和“哞哞——！”的牛叫声，于是，就有很多闲暇的人们，一个个迈着缓慢的步子，沿溪向林中走来。

然而，在今天，他们大都是背着黄书包的高中学生。

平时每逢周末或星期天，固然常有学生到这里，但是从没有今日这么多。他们吹着响亮的口哨或是哼着歌儿，渐渐地在林中聚拢着，于是，他们有的站立着，有的斜倚在树干上，有的坐在天然凳上，有的干脆躺卧在草地上，各择其位，姿态各异。

一阵阵淅沥的微风从林外徐徐地吹进来，树叶便缓缓地飞舞起来，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别有韵味。继而，加之学生们的欢声笑语或是几声轻灵的鸟啼，便使整个树林毫无萧索的景象了，益发的热闹些。

张其芬将书包挂在一个被折断的树枝上，转过身，两条长辫被一双纤巧的手掌一托，随即甩过脑后去。她挥着手，目光炯然，飘逸，两片薄唇未待说话便首先抹上了一层恬淡的笑意。她故意用惊讶的口气说：“噫呀！今日大家是受到谁的邀请了是不是？啊？竟然来得这么齐！”


“个人自便呗！就这也值得你大惊小怪的？”陈烽瞥了她一眼，脚不停留地往前走。几点阳光吃力地透过树叶，射在他的肩膀上，继而也就滑落在草地上，已被摔打得粉碎。

“哎——！别走呀！陈烽哥，真是个好机会，大家在一块娱乐娱乐，有何不好！”张其芬向前平伸着两手挽留道。

陈烽犹豫了一下，终于敛起足。

“我说么，才女，你还是看一看书的好，可不要在这时候将学习拖下来啦！”一位姑娘提醒她。

“去你的，你何时见我也是死埋在书里的那种人？再说，考试也未必就那么可怕。”——天真烂漫，豪放不羁，确乎又是无忧无虑的。确实，平素她除在课堂上注意听老师讲课外，谁也没见她总是抱着书本



啃。她很多时间就是玩，尽情地玩，然而，她的学习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故而一直被人呼作“才女”。

“人家是天生的一个‘聪明才智’。”有人说。

的确，她真乃不愧为“才女”。即便有些同学为了追赶她，常常把头脑用得叽叽响，以致费神成疾，但总是赶不上她，这便不免使有些同学对她怀有羡慕与嫉妒之心。

“怎么个玩法呢？唱歌！游戏！天南地北地拉上一通？”张小平斜着眼睛，怪声怪气地问，样子很滑稽。他话还没说完，就用一根棍子去掘地下的草根。他像个孩子似的趴伏在草地上，将棍子的一头抵在胸膛上，使劲向地下压去。这时候你很难看见他的脸孔，只是见他像一个蛤蟆似的将身体一拱一拱地在动。徐瑞超笑着过去在他的屁股上着力踢了一脚。他便一跃而起，陡然拉下脸来，就用棍子奋力向对方的腹部戳去。陈烽急忙上前拉住他的棍子，于是大家都上前劝解。

“不行，这小子太可恶！”张小平仍是怒不可遏，非要戳对方一下不可。

无奈，徐瑞超只好上前道歉说：“对不起，咱们闹着玩的，也值得动这么大的肝火！引以为戒，再不闹了！”

张其芬也上前说：“张小平，大家闹着玩的，没要紧。”她那尾音竟拖得极长、极顿挫。

“闹着玩固然不要紧，可是，他把我的屁股踢痛了。”童稚天真的口气，分明带了抱怨。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张其芬笑过一阵之后，说：“得啦，请息怒。你方才不是问怎么个玩法吗！现在就满足你的爱好。去年张老师不是常在课外时间带我们采集草药标本作为一种娱乐吗？加之我们沿淮的田野拥有大量的草药，下面大家就散布四方，也不问草的贵贱，也不问采得采不得，都尽管采了来，到这里来对草，依口啃为齐，岂不消遣！”

“上帝，这倒有趣。亏你才女想得出来！”张小平将棍子一扔，欢呼起来。



“呸，什么玩法全想得出来！真是没处闹急的！”丘琼把她那张秀丽的面孔一仰，笑着啐了一口涎，一甩手向林子西头走去。她永远将头高傲地仰着，秀发披在肩头上，脖颈高高地托着那个精巧的椭圆形的脑袋。她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扭着旖旎的腰身，头也不回地穿过树林，越过小溪，一直地去了。

大家都能看得见，林子的西头正有一个青年在舞剑。张小平向西望了望，脱口骂道：“卢明这小子，不知怎么搞的，近来对我总是不大好。有什么了不得的！去球！其实他有把柄在我手里捏着呢！”

“是吗？”陈烽随便问了句，继而向树林南边向阳的草地上走去。

“要问什么把柄吗！其实还是他自己亲口对我说的呢！”张小平凑近陈烽低声说：“你不要看他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无耻的做作。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纯粹的小流氓！欺骗他人的感情，作践人家无辜的姑娘，骗取别人的财物……咳，奸猾、欺诈、轻薄、贪婪、残忍、虚伪、卑鄙、淫欲无度、反复无常……”

“好了，够了够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在背后道人家的长短了？”陈烽忙制止他再说下去。

“不，你要知道，并非是我爱在背地里道人家的长短，而是卢明这小子越发学得狡诈了。你看，就是他手里的剑和那位……怎么啦？干吗用那种目光望着我？嗯？难道不相信？好吧，咱们不妨往下瞧，好戏在后头呢！当着上帝的面起誓，迟早我非叫这小子吃点小苦头，也让他知道作恶有报的道理。”

“哎哎，你们在争论什么呢？请替我辨认一下，我的手里都是些什么草！”徐瑞超说着跑过来，气喘吁吁的。他本来便是一个调皮的角儿。往往他擅长的东西而别人不大注意或是不及，而别人重视的东西他却不屑一顾。不过，他的名声却是特别的大，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不知道徐瑞超这个名字的。说来特怪，且又实在可笑，他常常爱学古戏中的李逵、包公等角色的滑稽动作，如走八字步、跨舞步、捋胡须、提蟒袍，再不就是口中哼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小调。一篇课文已经学了十多



天了，让他读起来却还是啰啰唆唆，落三掉四地念不上句，假如你随便扔一本古书小说给他，他随便翻上一手，便会“扬尘播土，倒索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地唱歌似的念得滚瓜流熟，毫不费力。

张小平撇开陈烽，凑上去一看，原来全是些叫不上名儿的野草，便“啪”的一下把草打落地上，叫道：你小子，把心都用到哪里去了？来，我教给你，须用心了！”

“是，遵命！”徐瑞超用戏子的口气回答道，然后学着张小平的姿势弯下了腰，瞪大了眼睛寻觅着。少顷，他忽然抬起头，说：“小平，不，张老师，小张老师，何苦呢！我们岂不是自寻苦吃！且树下玩去不带劲，偏偏的由一个长辫子的摆布。人家只说一句话，大家都羊似的到处溜。难道这是因为她才女的名声高？才女，才女，才女是大家送她的，是大家叫出来的，这只是一个美号，她却自以为了不起，便可发号施令了！？呸——，臭美！”

此刻，张小平直起腰来，瞪大了眼睛，谴责道：“徐瑞超，请你放尊重些好不好！干吗骂起人来了？如果你觉得没意思，请自便得了。”他说完，就转过身，来寻陈烽。陈烽却早已走进了草地那边的小榆树林。徐瑞超赶上来，一把扯住张小平的胳膊，央求说：“小平，可别生气，为了你，我情愿凑次趣。”

“好吧，须用心了！”

“是。”仍旧是戏子的口气。

陈烽钻进了榆树林，丈许高条状的榆树苗，周生长满了枝丫，横伸斜展，使人行走艰难。陈烽用两手分开着树丫，蹒跚着往前走。猝然，他一阵惊喜，他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几棵小榆树上，有好多忍冬藤缠绕在一起。忍冬藤上还有不少黄色管状的双花，芳香幽淡。于是，他匆忙走过去。咦，那花藤陡然颤动了几下，使他不免顿起疑心，同时很惊诧，敛足细瞧，那花藤下仿佛有些蓝光。陈烽正有些惶惑不定，猝然从花藤下传出一阵咯咯的笑声，继而，随着笑声钻出一个人来，两条长辫盘曲在肩头上，满头上倒粘上了不少的花叶。惶惶的神态真可笑！张



其芬仍然嬉笑着。由于面部肌肉的运动,使得两眼形状颇细,眸子许是受阳光的影响,光色雪亮,几乎没有了一星黑色。两片薄唇朝两边一展,便是两排洁白的牙齿,爽快地暴露出来,微微衬托了一对稍深松弛的笑靥。白上衣外面的蓝色坎肩上,松松地拉上了几道皱襞,下摆随风颀屑。张其芬此刻用手拍打着书包,似乎有些歉意,笑道:“表哥,对不起,已被我抢先了。不过,也难怪,谁让你迟来一步咧!”她最后不无责怪地说了句,转身便要走,却被陈烽叫住了。

“想干什么?”张其芬不解地望着陈烽,目光娇憨,右手紧紧地按住书包:“你想打劫吗?我会大声呼救的吆!”

“哪里话!不打劫。我来问你,你明日回去吗?”陈烽说着,一面把挂在脖子后面的书包转到面前来。

“哦,我当你想平分我囊中之物呢!”张其芬稍顿了一下,忽然皱起眉头说:“其实,我倒是想回去。”她又顿了一下说:“对,柳蔚林不是说好要送你一些甜叶菊的根苗吗?你明天可去取?”

“倒是想去。”陈烽说。

“那么我就不回去了,留下来帮你栽菊子,后来也可以喝菊茶。”

他们正说话间,忽然从林中传出一阵响亮的口哨声。张其芬低头看了看书包里的忍冬藤,然后抬起头来问陈烽:“表哥,你采集的草呢?”

“我还没有采着呢!”陈烽拍了拍自己的书包,无可奈何地看了对方一眼,他这时确实想平分她书包里的东西了。

张其芬不免为他着急起来。

“那么,就把你采集的分点给我吧!”

“你可真爽快!”张其芬娇嗔地瞪了他一眼。

陈烽乞求道:“表妹,行吗?”

“不行。”

“常言说得好,见一面分一半嘛!”

“那是江湖黑话。”



“但是，今日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嘛！”

“那么，好吧，分给你！谁让你是我表哥的呢！”

“谢谢表妹。”

张其芬便去掏书包里的忍冬藤，可她刚刚掏出了一点，却又塞了回去，她笑说道：“你看我们可真混！面前有的是，赶快采些儿不就得了！”说着，她就胡乱地采起来。

陈烽此时也是恍然大悟，忙说：“自己来，自己来。”说话时，张其芬已扔给他一大把，加上自己采的，足够了。于是，他将忍冬藤塞在书包里，然后他们一起钻出了榆树林。

树林里大家围着一个青年在叫嚷：

“好你小子真轻狂。”

“就你这么一吹口哨，就把大家弄得惶惶的。”

“欺骗。欺骗。”

“咳，我还没有采着呢！请把你的分点儿给我吧！”是谁在怨声怨气地嚷。

“要谁分给你？没采着就忙着回来！向柳赋要去！”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种不热不冷的怨气话儿。

柳赋此刻手拿小气枪，拎着一只死喜鹊，惶惑不解地望望你、看看他，说：“怎么啦？我吹口哨也能碍着你们的事啦？”

张小平从后面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然而没说话，只是缓缓地走到一边去，从书包里掏出一大堆野草来。

陈烽向前解释道：“大家今日高兴，采药对草，依口哨为齐，而刚刚开始不久，你却偏偏吹起了口哨来。”

“啊！原来如此！这实在是我的不是了！对不起大家，俺柳赋在此给大家赔礼了！”柳赋此刻可能是觉得自己犯了众怒，便勉强对大家鞠了一躬，然后摇摆着身体，一直地向西走去了，确乎有些狼狈相。

张其芬瞥了一眼柳赋远去的背影，一面掏着书包说：“好了，大家都别闹哄了，再说，人家也是不知道吗，不知者，无罪！看来你们没有